

猛兽总是

独行



孙玉祥

著

鲁迅与他的朋友圈

章士钊



周扬



梁实秋



顾颉刚



林语堂



胡适



蔡元培



郁达夫



朱安



鲁迅



猛兽总是 独行

鲁迅与他的朋友圈

孙玉祥——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猛兽总是独行：鲁迅与他的朋友圈 / 孙玉祥著. —
南京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8.9

ISBN 978-7-5594-2847-9

I. ①猛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鲁迅 (1881-1936) —
人物研究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02640 号

书 名	猛兽总是独行：鲁迅与他的朋友圈
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著 者	孙玉祥
--------	-----

责任编辑	黄孝阳 唐 婧
------	----------

出版发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------	-----------
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-------	---

印 刷	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
--------	------------

开 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张	8.75
--------	------

字 数	217 千字
--------	--------

版 次	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594-2847-9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定 价	38.00 元
--------	------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亲人

鲁迅与鲁瑞:孝顺中的反思	003
鲁迅与朱安:决绝中的眷顾	018
鲁迅与许广平:热恋后的寂寞	032
鲁迅与海婴:期许中的现实	046

第二辑 友人

鲁迅与蔡元培:贵人亦分是非	065
鲁迅与陈仪:远去依然是朋友	082
鲁迅与郁达夫:和而不同	095

第三辑 故人

鲁迅与周作人:愤怒中的欣赏	115
鲁迅与钱玄同:从至交到路人	131
鲁迅与胡适:可以接近,却无法亲近	146
鲁迅与林语堂:从朋友,到熟悉的陌生人	163

第四辑 敌人

鲁迅与梁实秋：谁更理性公正？	179
鲁迅与施蛰存：“恶少”的典型性.....	195
鲁迅与邵洵美：贫富之间	211
鲁迅与顾颉刚：厌恶中的节制	227

第五辑 猛人

鲁迅与章士钊：对巧宦者的鄙夷	245
鲁迅与周扬：沉默是最高的轻蔑	261

| 第一辑 亲人 |



鲁迅设计的《心的探险》封面

鲁迅与鲁瑞：孝顺中的反思

—

要论鲁迅一生跟哪个女人的关系最为长久也最为纠结，大概非他母亲鲁瑞莫属。从时间上看，鲁迅生于1881年，卒于1936年；而母亲鲁瑞则生于1858年，卒于1943年。换言之，鲁迅出生时，母亲已是二十三岁，而鲁迅逝世时，母亲七十二岁。在鲁迅逝世后，母亲又在这人间生活了七年。鲁迅的一生，可谓都包含在母亲的岁月中。数量上的包含也许还算不上什么，更重要的是，母亲对鲁迅一生的影响可谓巨大，甚至超过了父亲。具体说来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。

这首先是因为鲁迅父亲早逝。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，周家在周福清时代日子过得很好。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，读书至秀才，但考试总是不中。老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，就想用非常手段来助儿子一臂之力——这非常手段就是贿赂考官作弊。1893年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，正好遇上儿子赶考。而这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恰好是自己同科进士，老同学好帮忙，周福清便在殷如璋抵达苏州时，派家人陶阿顺登上官船，递上一封密信和一万两银票。而此时殷如璋正在与副主考周某聊天。他明白来者用意，便收下信件示意陶及时退下。这陶阿顺是老粗，不知随机应变，见这大佬收了银票不给收条怕回去不能交差，就大声叫

了起来：“怎么只收银钱不开收条？”这一叫，殷如璋怕自己牵连其中，不敢再装蒜，立马翻脸，连人带信一并拿下，押送苏州府查办。这下周家惨了，先是还在考场等结果的周伯宜现场被拘。其时周福清在上海，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，主动向会稽县衙自首，这样周伯宜被放归。在清代，考场作弊是死罪。好在当时清朝已气息奄奄，法制自然也就看在钱的面上可松可紧，于是周家变卖资产，向官府层层送礼，几经波折，周福清由死刑变为“监候斩”，也就是说，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，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。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，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，去贿赂官员。这无底洞六七年填下来，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。而鲁迅父亲周伯宜因遭此难，不仅被拘捕审讯，又被革去秀才，在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，忧郁恼怒，肝失疏泄。日久郁怒成积。加上忧愁无处发泄，借酒浇愁，酒后常甩筷扔碗，大怒伤肝，酒精对肝脏损害更大。周伯宜爱用水果作下酒物，鲁迅常去街上买鸭梨、苹果、花红之类给父亲下酒；根据绍兴人的饮酒习惯，凡用水果作下酒物者多饮的是白酒（烧酒），白酒含酒精浓度大，因此对肝脏损害尤为严重，而他在生病期间照样喝酒，从不忌口。故造成病况每下。这个时候，鲁迅只有十三四岁，他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。花了无数的钱，父亲的病仍未医好，周伯宜于1896年10月鲁迅十五岁时就离开了人世。十五岁正是一个人人生态度、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，这时候少年失去父亲，就好比船失舵、车失辙，人生下一步该往何处去，顿成迷津。幸运的是，鲁迅有一位明智决断的母亲鲁瑞，也因此走上了自己那条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的“民族魂”道路。

鲁瑞是绍兴乡下安桥头人。她没有正式上过学，幼时，塾师给她的兄弟上课，她只能站在门外偷听。不久，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。她就自己找些书看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问问别人，终于以自修获得看书的能力。从这件小事上，我们不难看出鲁瑞的决断与明智——不妨就这方面将她和她为鲁迅挑选的媳妇朱安做个比较：

1901年4月3日，鲁老太太在没有征得大儿子鲁迅同意的情况下，贸然去一个叫朱安的女子家中“请庚”，为自己儿子定下一门亲事。鲁迅对那既不识字又缠脚的女方当然是一百个不满意，可不愿拂了母亲的好意，只好通过母亲，向朱家提出了一些要求：要朱安放脚，然后进学堂读书。鲁迅的这一要求，明显是为了万不得已跟朱安在一起生活留下些许余地。可朱安最后以年纪已大为由，拒绝放脚，也拒绝读书识字，结果这唯一一点双方在一起生活的可能也因此失去，间接造成自己跟对方的婚姻悲剧。

也就是仗了这样的决断与明智，在家道中落、丈夫生病、孩子尚小的窘境之中，鲁瑞没有退缩，而是咬着牙坚强挺住。为了给丈夫治病，她拿出了自己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衣物，让长子鲁迅到当铺里换了钱再去给父亲抓药，母子因此受尽屈辱。鲁迅后来在《呐喊》自序中回忆这段生涯时这么写道：“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”鲁迅是坚强的，可在坚强的鲁迅背后，不是还有一个更加坚强的母亲在支撑着这个家么？也因此，在经历了中年丧夫之后，鲁瑞仍能泰然处之，沉着应付，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。虽家庭破落，生活贫困，但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，仍一心要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才。所以，当鲁迅提出求学要求时，她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非议，变卖首饰，送鲁迅去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，以后又让鲁迅东渡日本去留学，接着鲁迅的二弟周作人、三弟周建人也一一走出了家门。

其次，则表现在鲁瑞对鲁迅性格品质上的影响。跟父亲比，在

品格上，似乎母亲对鲁迅的影响更大。这除了因为父亲患病，脾气又大不易接近外，还因为在性格上，鲁迅跟母亲更接近，更容易彼此影响。比如，鲁瑞待人和蔼、宽仁而富于同情心。她时常把自己不多的零用钱，送给急需的人。家里人有时对佣人说话不和气，她总是说：“不要大声小气说他们，即使他们做错了，可以同他讲么！”据1901年4月到1929年8月在鲁迅家做工二十九年的王鹤照回忆，鲁瑞不仅为他做鞋、袜、衣服，还热心教王鹤照识字，并说：“我就苦得不会写，你学起来，可以记记账。”王鹤照因此到街上花了三十个铜元，买了一本《实用杂字》，书上有文有图。鲁老太太除了教王学《实用杂字》外，还讲《水浒传》《封神演义》等。由于老太太耐心教导，慢慢地王鹤照也认识了好几百个字，豆芽小菜账也会记了。后来，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等他也能看懂了。而这种对穷人的态度，显然也影响到了鲁迅：不但在作品中鲁迅对弱势群体（如孔乙己、祥林嫂、阿Q）充满悲怜同情，在现实中，他也对诸如车夫、穷人、青年学生能帮就帮。这当然是由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，但这其中能说没有母亲的影响么？又比如，在疾恶如仇上，鲁迅显然也继承了母亲的品质。青年女作家萧红，有次跟鲁迅母亲聊天，老太太这么对她说：“大先生太劳苦了，又好生气，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，但都是人家去惹他的。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之前，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。所以，他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。”其实，她自己何尝不是这样？鲁瑞被接到北京后，每天开始学习看报纸。清早起来，抢先把儿子要看的报纸拿过来，戴上老花镜细看一遍。遇到不平之处，大有慷慨激昂、骂倒一切之状。反而惹得儿子好笑起来，说：“娘，何必这样的气呢？”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鲁瑞乐观、开朗。有时，媳妇们因生气不吃饭时，她便说：“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，便不吃饭了，这怎么行呢？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，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，便要多吃两碗，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。”用周作人的话来说：“这虽然一半是戏言，却也不难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。而这显然

也跟鲁迅主张的‘壕堑战’一脉相承。”鲁迅曾对朋友感慨：“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，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！”

此外，鲁瑞思想开明，容易接受新事物。清末天足运动兴起，她就放了脚。本家中有人扬言：“某人放了大脚，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。”她听到这话，不屑置辩：“可不是么，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。”1902年，鲁迅在日本给母亲写信，要她放足、剪发，她回信说：“老大，我年纪已大，头发以后剪，足已放了。”后来鲁瑞又剪了头发。绍兴光复后，她还劝有的男人把辫子剪掉。在她七十多岁时，看到青年人织毛衣，她也要学，织得不好就拆掉重织，一次又一次，日日夜夜，坐下就拿着织针，终于，连复杂的花纹都给织出来了，衣服也编织成功了。这显然也跟鲁迅主张“拿来主义”大有渊源。

当然母亲对鲁迅最大、最直接的影响还在于硬给他找了一个其实是母亲自己喜欢的妻子——朱安。此事的前因后果在《鲁迅与朱安：决绝中的眷顾》一文中涉及，此处不赘。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这事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：不但影响了鲁迅半辈子的生活，也影响到他对社会、人生和女性的评价。鲁迅曾对许寿裳说：“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，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，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。”可以说，母亲给鲁迅的这个“礼物”，成为鲁迅一生这局“棋”的“棋眼”，所谓“牵一发而动其全身，着一子而改其全局”是也。

二

因为深谙母亲抚育自己的不易，更因为自己在品格上与母亲的一脉相承，使得鲁迅在对自己母亲的态度上可以说是百依百顺——这除了表现在对那份自己万分不愿领受、母亲却硬塞给自己的“礼物”默默接受外，还表现在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上——晚年鲁迅曾感激地对许广平地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母亲，我只爱你一个人！”可见，鲁迅一生最爱的人是母亲，其次才是妻子。

雨果在《九三年》中有这样一句名言：“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

上面,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。”对鲁迅而言,可以说是“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,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母亲”。所以,就有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:1903年秋,鲁迅加入光复会,积极参与反清革命活动。既然入了会,就得按会规办。当时的光复会,可是热衷于搞暗杀的组织。于是,光复会领导人就找到鲁迅,打算派他回国暗杀满清要员。鲁迅没有反对,只是提了一个疑问:“我可以去,也可能死,死后丢下母亲,怎么办?”领导始料不及,生气地说:“不用去了,你算了吧!”这事足见领导对鲁迅的欣赏与信任,不然这样的重任也不会派到他身上。可他没想到的是:平时慷慨激昂的鲁迅,关键时刻竟以母亲为由推卸光荣使命。由于这件未遂事件,鲁迅在当时激进革命者中广受诟病,给他一生留下了洗刷不尽的“污点”。二十多年后的1925年,他致友人赵其文信中还说:“我有时很想冒险,破坏,几乎忍不住,而我有一个母亲,还有些爱我,愿我平安,我因为感激他的爱,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,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,度灰色的生涯。因为感激别人,就不能不慰安别人,也往往牺牲了自己,——至少是一部分。”在鲁迅心目中,母亲的分量与地位至高无上,什么革命,什么推翻满清,都不应该以牺牲母亲的利益为代价!

为了母亲,鲁迅愿意做一切:比如娶一个自己不爱的“妻子”,又比如做自己死去弟弟的模特——鲁迅曾有一个四弟名叫椿寿,六岁时就患病夭折了,母亲当然不胜悲伤,时刻缅怀。为了缓减母亲的思念之苦,鲁迅想请画师为四弟画一张遗像,可惜没有参照的照片,画师感到为难。鲁迅说:“四弟的面容很像我,照我的脸画就行!”李霁野在《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》中回忆说:“鲁迅的书房兼卧室的外间一角,挂着一幅儿童的画像,他原有一个弟弟,母亲极为钟爱,不幸六岁时害病死了,母亲伤心难过,久久不能忘怀。就为死去的弟弟画了这样一张像,母亲聊以自慰,一直很珍爱这张画。”有趣的是,画师按鲁迅的面貌画出来的小孩,结果不伦不类,一点也不像四弟。

俞芳疑惑地问：“这幅画像有大人脸、孩子身的缺点，太师母会看不出来么？”鲁迅回答说：“我至今没告诉过母亲这像是怎么来的，既然画像是为了安慰她的，只要她满意，精神有所寄托就好了，何必一定要告诉她像是怎么来的呢！”——只要能安慰母亲，自己做死去弟弟的模特又有什么关系呢。

也就是因为这份孝顺，才有了鲁迅刚在北京站住脚，就张罗着把一家人都搬到北京团聚，实现其大家庭团圆的梦想。在理论上，鲁迅是十足的反传统主义者，他说自己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即已“绝望于孔夫子和他之徒”；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，更写下了《狂人日记》，“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”。然而，正像钱钟书调侃的那样“理论是为不实践的人而制定的”。在实际生活中，鲁迅仍然躬行传统的孝道，讲究“修身、齐家”，宁可自己吃许多辛苦，也要把母亲服侍好，一切顺着她的意思来，又要对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小，全心全意地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。于是，在1919年，鲁迅购下八道湾住宅，年底就回绍兴，接母亲和眷属返京。一路上，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，自己却坐二等车。到了南京，安顿母亲一行在旅馆住下，他就跑到街上买来南京有名的小吃——肴肉和羊膏，孝敬老人家。定居北京后，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，不需母亲为家务而操心。每当节假日，并不喜欢旅游的鲁迅，在百忙之中，还是陪母亲到香山、碧云寺、钓鱼台等地游览。鲁迅生怕母亲没钱用，每月另给二十六元零花钱，让母亲自由支配。1924年5月，因为跟周作人闹翻，鲁迅携妻子朱安与母亲搬离八道湾，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。鲁迅知道母亲喜欢花木，精心修整了一个小花圃：在院子南端，栽种了紫、白丁香各两株；母亲居室的窗前，栽了碧桃一株，榆叶梅两株，让母亲隔着窗户就能看到花卉——鲁迅考虑得多细心、周到啊！由于居室不够宽敞，鲁迅把最大的房子让给母亲住，旁边的中房给朱安，自己则蜗居在后屋狭长的小房里，还形象地称之为“老虎尾巴”。每天外出上班，鲁迅还像小时候一样跟母亲道别：“阿娘，我

出去哉!”回家时,必向母亲说声:“阿娘,我回来哉!”晚餐后,不论多忙,他都要挤出时间陪母亲聊一会天,然后再回书房写作。曾借住在鲁迅家的许羨苏回忆说:“大先生大概每月从北大领薪水的时候,要路过一个法国面包房,他就买两块钱的洋点心,一块钱二十个,上面有用奶油堆成的各种形状的花,装在两个厚纸盒里拿回来。一进门,照例叫一声‘阿娘!我回来哉’,接着把点心请老太太自己选择放进她的点心盒里,然后他又把点心拿到朱氏房里请她也选留,最后把选剩的放在中屋大木柜内,也把一小部分放在朝珠盒内留作自己用,这是每月一次,平常则吃点小花生或者别的一般的点心如‘萨其马’之类。”鲁迅对母亲日常生活可谓关怀备至。

前面讲到过,鲁瑞靠自修获得看书能力。因而,为母亲找适合看的书,也成为鲁迅孝顺的一个内容。鲁迅母亲爱看的不是儿子参与创立的“新文学”作品,而是张恨水的言情小说,比如《再生缘》《广陵潮》《今古奇观》《古今奇闻》之类。虽然鲁迅对张恨水那些言情小说毫不赞赏,甚至语含讽刺,但因为母亲爱看,鲁迅还是无条件地顺从老人的阅读兴趣,积极为她提供丰富的书源。胡风在回忆录《鲁迅先生》中记载道:“一天,他偶进鲁迅房间目睹,他正包扎好了几本预备付邮的书。他告诉我,这是《啼笑因缘》,寄给母亲看的。又补了一句,‘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,’接着笑了笑,‘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。’”鲁迅所谓“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”,是玩笑话,也多少是实情:比如,《金粉世家》《美人恩》两部共十五本书,鲁瑞不到三个月就全看完了,于是鲁迅又张罗着给她买书。1934年8月21日他写信给母亲:“张恨水们的小说,已托人去买去了,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,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。”8月31日又在信中说:“小说已于前日买好,即托书店寄出,计程瞻庐作的二种,张恨水作的三种,想现在当已早到了。”这次寄出的五种小说书,总共定价二十元,鲁瑞觉得太贵而过意不去。鲁迅为了让母亲安心,又两次写信解释说,上海的一些书籍,若是托熟人直接去书店买,价格和别的门市上是

不一样的，可以打六折甚至对折，所以那些书只花了十元钱，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算贵了。鲁迅非常理解：老太太寂寞地过日子，没有人陪她出门看戏、看电影，只有看看言情小说消遣光阴。

鲁迅这种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，我们还可以从他给母亲的家书中看出来。鲁迅在离开母亲去广州、上海时，几乎每月一封家书，从不间断。从1930至1936年秋鲁迅逝世，六年间他共给母亲写了一百一十六封书信！在殷勤的家书里，鲁迅不仅向母亲报平安，还经常把近照，尤其是海婴的照片寄给母亲，以慰相思。母亲收到孙子的照片，看过之后放在枕边，想念时又拿出来看。鲁迅给母亲写信的格式与称谓，简直客气得近于迂腐。信的开头一般是：“母亲大人膝下敬稟者”，信末一般写“恭请金安”“男树叩上，广平及海婴随叩”；信中的内容，也是刻意用母亲能理解的半白半文的特殊语言。你看，被誉为“新文化主将”的鲁迅，给自己母亲写信，竟然采用如此传统的格式、烦琐的称谓——足见他对母亲多么虔诚、多么孝敬！在信中，鲁迅对母亲自然是关怀备至。一次，母亲来信谈到修绍兴祖坟之事，建议所有开销，三兄弟共同分担。鲁迅立即回信说：“此项经费，已由男预先寄去五十元，大约已所差无几，请大人不必再向八道湾（指周作人）提起，免得因为一点小事，或至于淘气也。”鲁迅情愿独自承担全部费用，也不愿让母亲受一丁点气。鲁迅身体不好，经常得病，但怕母亲操心自己的健康，影响身体，就一直瞒着她。譬如，他从青年时起就患了肺结核，但一直没告诉母亲，直到临终前，鲁迅知道瞒不过去了，才写信道出实情：“男所生的病，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，其实不是，而是肺病，且已生了二三十年。……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，令人担心，所以很少人知道。”为防母亲担忧，还故意把病情说得无关紧要：“肺病是不会断根的病，痊愈也不能的，但四十以上的人，却无生命危险，况且一发即医，不要紧的，请放心为要。”为了孝顺，为了免除母亲担忧，鲁迅不惜编造善意的谎言——这也正是他在《我要骗人》一文中所谓：“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，问

母親大人膝下、敬啟者、一月十三日信、早收到。海晏已放假、在家重玩、這一兩天、還不算太懶。但他考了一個第一名、好像小孩子也要搦圈、竟說來說去、附上一張、上半是他自己寫的、也說着這件事、今附上。他大約已認識一二百字、曾對男說、你如果字寫不出來了、只要回我就是。

又是家庭的事、大約不過要一些錢而已、止此託紫佩了。

上海這幾天頗冷、大有過年景象、這里也還是陰曆十二月底像過年。家中只零一二食料、大家吃。男又寫馬與海晏均好、請勿念。

男是很會寫了、但男所記得的、却還是一個小孩子、他的回信、稍懶再寫。東山希達、某佳

全安、

男和印上

一月二十一日

致母親(1936年1月21日)

母親(魯瑞,1858—1943)對魯迅一生有重大影響。當時坊間謠傳魯迅被捕,母親因而從北平來信詢問實情,此為魯迅回信,以釋母親遠念。